

回家:旅行的理念

耿占坤

许多人幻想着,有一台时空转换的机器可以把我们送到过去或者未来。但是,在这种梦想变成现实之前,我们并非毫无作为,我们能凭借另一种更为现实的途径来到达自己的目的地,那就是旅行。因为旅行显示出来的空间转移及时间的跳跃式的突进或后退,就犹如一条时空隧道。

就我个人而言,由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困惑与畏惧,我所渴望的方向是那曾经有过而且应该继续存在的安全与温馨——回家。

我常常为自己天性中的种种矛盾所困扰。一方面,天生缺乏对事物的好奇心和敏感性,它使我的身心陷于一种懒惰的状态中,另一方面,我血液中又充满了对无拘无束浪迹天涯的倾心迷醉;一方面,退缩型的性格经常使我意志脆弱,悲观而又多愁善感,另一方面,我又无时不被狼的坚韧、鹰的雄健甚至绿林侠客的粗野奔放所征服。这使我对自已不知所措。

我不喜欢旅游,我甚至憎恶那种酒足饭饱之后的游山玩水。我常常把苏州和杭州的景点混为一谈而引人嘲笑;我曾三次去桂林,两次乘船游江却不知“桂林山水甲天下”意指何物。因为在所有的旅游点,除了那些如赶庙会一样的人潮外我一无所见。但我却饱汉不知饿汉饥地不断幻想我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浪迹于荒原密林和古老的山寨。那些不被世人“挂念”的自然与人将会给我无穷的安慰和喜悦。

世界之大,一个人倾其毕生无缘认识其一二。我们常常满足于到了、看了、听了,但是,到并不表示进入,看了、听了也不意味着看到了或听到了,因为进入、看到和听到不仅是感官的事,它需要心灵的投入。

一个人可以走遍千山万水,可以走到天涯海角,却永远走不出自己,走不出命运给你设置的那道低矮、稀疏的篱笆,它总在适当或不适当的时候提醒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提醒你,你的存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是人生的唯一真实。我的困境在于,我总企图去了解一些力所不及的人与事物,理解那些我无法进入的存在方式。我从而幸福地避免了面对自我真实时的那种痛苦。我知道这是一种逃避,在思想与生活之间,我更恐惧前者。思想使人失去那生存中的单调,而单调,是欢乐之源,然而我知道,我的灵魂不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灵魂可以在思想中找到欢乐,而我的灵魂却是一个不安分的精灵,它固执地相信,在某时、某地、某些人与事物之中,它与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我能怎么办?

在现代物质文明之外,在草原、山寨和田野,生活依然透出自然的芬芳,我看到那恬淡、温馨的炊烟飘向空中;在化学污染、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噪音污染之外,在这世界的某些地方依然保存着一块块湛蓝的天,一池池碧绿的水,我听到百灵的歌从朵朵白云上飘来。那里并不是仙境,却有着真实的生活,有着生活中真正的欢乐。

科学技术的落后、物质与金钱的缺乏,使某些地区、某些民族有可能保存了更加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我不知道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遗憾还是幸运。实际上我不是说科学和技术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说物质的丰富是没有必要的,关键是它们以何种方式进入生活,如何去影响社会和人。如果一个社会追求科学和物质是为了恃强凌弱,是为了扩张以及为了无限地占有财富和无节制享乐,科学与物质便成了埋葬我们的坟墓。而一个民族对科学与物质的向往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追求智慧的完善和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追求便会使我们坚强和完美,就会带来幸福。如果我们找到科学、物质与人的精神和情感协调一致的途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获得了使科学、物质与我们灵魂中的诸神对话的可能,我们的生存就不会演变为异类,我们就将自己的生命定位在自由之中了。然而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这个乌托邦根本不会实现,因为科学、物质、金钱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欲是无比强大的,它咄咄逼人,毫无妥协之意,它是冷酷无情的。实际上我正不断看到,在那崇山峻岭之中,在森林与河谷之中孕育、繁衍的生活与文化正在被强大的现代社会所侵蚀,正在被“文明人”购买与出售。由于封闭才得以幸存至今的这种生活和文化,是人类的伟大财富,而这一无价的精神财富正在被商品化,正在被标价而贱。正如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许多先例一样,它的消亡已是必然。这些数千年的文化与生活,那些民居、歌舞、服饰,他们的神话与感情将在一夜之间变成商人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没有人能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年中,有一些甚至羞于谈论自己的民族,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是落后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他们不愿穿自己民族的服装,他们不愿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他们不懂也不愿谈论自己民族那些“落后”的传统习俗。有一些青年受雇到城市去表演自己民族的歌舞,但他们的脆弱使他们不可能承担起传播文化、完善自我的重任。他们所做的仅仅是一种自己挣钱并帮助别人挣钱的手段而已,几年之后他自身便“现代化”了。这是一种趋势和必然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便消失了。公平地说,我没有理由过多地对那被繁华的外部世界所诱惑的年轻人说三道四,他们有权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享受,但这个社会是否能帮助他们在这一追求过程中较少地失去一点个性呢?

我也不知道随旅游潮涌向草原和山寨的人流中,除了猎奇好玩之外,有几个人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去体验、运用了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他所看到的那些生活和文化;他们除了带给自己自己的傲慢和优越感,以及在优越感中花去的金钱之外,他们还带去了什么?理解与爱吗?我更无法猜知,这些生活在

被称之为“山野的妙龄女郎”的文化中的人们,当他们面对现代文明的迫近和强大压力,面对身外世界的诱惑,当他们从游客手中接过钞票,面对这些来自不敬鬼神、不信轮回的繁华世界的游客时,在回望他们身后那脆弱的木屋、草棚和帐房的一瞬间,他们感到了什么,他们想到了什么?

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哀与失望,甚至一种被嘲弄了的愤愤之情。然而我知道,如列维·斯特劳所说,我在抱怨永远只能看到过去的真相的一些影子时,可能对目前正在成形的真实无感不觉,因为我还没有达到有可能看见目前的真相发展的地步。几百年后,就在目前这个地方,会有另外一个旅行者,其绝望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会对那些我应该可以看见却没有能看见的现象的消失而深深地哀悼。

在旅途的风雨炎凉和身心的悲苦之中,我热切地渴望着那一片故乡的土地。在山岭和原野,我的父兄姊妹们在劳动与收获。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后的家园守护者,他们在期待着我的归来。在他们脚下,那片用他们全部的爱呵护着的泥土,就是我梦中的神殿。

在我看到的这片蓝天中,尽管乌云从四周袭来,阳光却依然灿烂。那些勤劳而朴实的人们守护着这片由祖先们开垦的土地,他们既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也不抛弃自己的传统。他们凭着一种同自然亲近的直觉而深深懂得生活的艺术。他们许多人的生活谈不上富有,但也不为衣食而犯愁。甚至一些人是贫困的,同都市的暴发户相比他们几乎是一贫如洗,他们在努力摆脱这种状况,这也是我衷心的期盼。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如果有什么使他们痛苦或欢笑,那肯定来自于他们内心,来自于他们深厚的感情深处。

这里的人们虔诚宗教,敬畏神灵。他们从不争斗,也不为别人的富足而愤愤不平。他们也许会羡慕外面的世界,会想象自己能否拥有那丰富的物质、现代化的设施和享乐,但他们绝不会让它搅乱自己现实的生活。从接触中我感到,他们诚恳、善良而友好,他们安详平等地对待来自都市的人甚至来自国外的人,他们既不嫉恨和蔑视别人,也不觉得比任何人低下。他们知足,但并不放弃追求幸福,他们自尊自爱却不缺乏谦逊。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的沉静而不是喧哗。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在劳作与平静中显示出生命的欢乐与光彩,他们是充实的。

夕阳下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不再是一幅萧瑟苍凉的暮秋行旅图,而已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精神追求。当代人失去的是与自然和文化的沟通。繁华的都市正在变成文化和感情的荒漠。在喧嚣的车流人海中,他们却像浪迹天涯一般,那样无依无靠。

如果你仍是一个思乡的游子,那么请应我之邀:让我们一起回家吧!

寂寞有时是一种异常美的境界。

若从最远处窥望湛蓝的深湖,似乎会让人感到是很难进入。但一切景物,在翩翩舞动的天鹅的翅膀下浮游,残雪斑斑,落在天鹅的身上,也落在长诗短歌般的山水之中。天鹅瞄着湖泽,优雅雅地舒展公主似的形影,感觉着不寻常的惬意。偶间,有庄重的王子腹收羽毛,将背骨挺得笔直,向公主们显现英俊洒脱。它们同临湖水。有时心怀幽情,恪守规矩,有时也会意会神,雌雄彼此调护甜柔,富有人情味,富有一种神秘情绪的陶醉,让人悟得高洁与温和,娇丽与尊严,以及雍容与自在的妙处——

这湖水,是美神遗落的泪珠么?

天鹅就依这湖水而栖身,生于斯,长于斯。它们拒绝与狂风浪共存的一切,拒绝兵器相击的声音,拒绝牛马被役而招致的铁穿鼻蹄钉掌的束缚,拒绝金银珠宝在颈间的羁勒,拒绝任何形式的人工雕饰。它们无声无息的存在。它们存在的价值,是为大自然的宁静,亦是为万物的和谐。只有到了同生命诀别的时候,它们才会吟出听不真的一曲挽歌,渐渐缓缓地幻化于殷勤的清澈里。

一生寂寞,一死寂寞,生死皆美。

或许有人专门注意过天鹅平常的鸣叫,有形之嘹映,有绘之铿锵,却很难有人注意天鹅的秀目,忽略以至冷落了和人同样重要的心灵之窗:天鹅的眼睛极少斜扫四周,蛋黄色的一圈,细致的笼着一幢幢光的自信,且有慈爱、宽容和娇媚,从那里发出启示。它们从来就不习惯蹙眉眯眼地看人,而人却从来就靠蹙眉眯眼地看它。因为人总是在很远处透过烟波翘望着它的。如若人被人如此看着,难免发生疑窦,难免会花费些时间去揣摩,是被鄙视了?被嫉妒了?被记恨了?还是被怜悯着呢?难免会感到受了某种伤害而久久或至少片刻不能宁静。于是,便拓展人所兼备的最强的语言能力,街头巷尾,饭后茶余,有高吭长喧的,有俯耳贴鬓的。一时间热闹纷繁,难分谁的喉管粗细,难辨谁的口音地道……有情话,有恶语,有事实,有谣言,当然会有些铭言,有些忠告,慷慨激昂,热腾腾湃。为了维护也好,为了谴责也罢,把一个原本就喧闹的世界,染濡得愈发喧闹,虽然一个没有争战的世界,是人们共同向往的。

寂寞呵,寂寞离人是多么遥远。而耐得住寂寞的人仍然是有的。汪曾祺先生有书“沈从文的寂寞”,文中说,寂寞是一种境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总是那么安安静静的,边城是这样,长河是这样,鸭案围、杨家咀也是这样。汪先生言,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他的四十本小说,是在寂寞中完成的,他所希望的读者,也是“在多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长河》题记)。

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

寂寞的人或是充实的。

时下生活的风尚,亦如湖水般的湛蓝,建设,发展,和平,安定。人们假如真想听清美丽天鹅在惜别生命时为自己挽歌的词意,那就是——拒绝是半个生命,索取是半个死亡。

哦,寂寞天鹅美。

寂寞天鹅美

肖黛

青稞的形态

解尘

相传,在远古时代,西王母在巍峨的昆仑山宴请周穆王时,派她的座骑大青鸟到东海蓬莱仙岛采集美食。回时,不慎将一仙物从口中掉出。只见那仙物飘落在龙王山下后落地生根,瞬间长出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年复一年,皆获丰收,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原儿女。因其归功于大青鸟,人们便将其称之为“青稞”。

大青鸟只是个传说,一粒种子却是实实在在的,青藏高原的夏天虽然短暂,却不缺少阳光的热烈。就那么一粒种子,转而就衍生了很多青稞,还有那些和青稞有关的东西,譬如青稞酒、青稞饼、青稞糌粑等等。

沿着达坂山脉行走,山下成片成片的田地里生长的便是丰腴的青稞。不同于小麦,青稞的麦芒很长,和麦穗的长度差不多,清风拂过,那长长的麦芒轻轻颤动,如同无数个绿色的音符在田野里演奏的天籁之音。静心聆听,你会听见它们美妙的歌喉和婉转的乐曲。

对于青稞,我也仅仅是能够在抽穗开花之际将其与小麦区分开来。看过祁建青

和李万华的散文《瓦蓝青稞》、李卓玛的小说《瓦蓝青稞》、杨廷成的诗歌《瓦蓝青稞》,他们用不同风格的文笔讴歌着瓦蓝的青稞。文中那些黑中透紫、紫里发蓝的青稞对我充满了无数神秘的诱惑与好奇,也曾请教过别人,但都只是模糊而笼统的概念。

真正认识青稞,是在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的采风活动中。前往厂区的长廊,墙上字儿排着青稞等酿酒用料的样品。白青稞、黑老鸦青稞、大曲块、曲粉、瓦蓝青稞、肚里黄青稞、白豌豆、黑豌豆等等。一个、一个,就着它们的名字,我认真地认着,分辨着它们不同的色泽和形状。之前去新厂区一号车间参观酿酒的发酵过程,初次见到曲粉,我居然以为那是细密的沙子,愣在原地想了半天沙子和酿酒的关系。后来问了同行的一位老师,他详细做了解释,可我还是有点迷糊不清。

互助县是个产酒之地,自然少不了好酒之人。有人常常自豪地调侃:互助的麻雀儿也能喝二两呢,这句话足见互助人对酒的豪放与喜好程度。“八月里的青稞酿成了

酒/森林般的手臂举过了头/有人吼唱着熟稔的酒令/有人泪花闪烁”。诗人杨廷成的诗歌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诗场的日月乾坤与恩怨悲喜。有事无事喝酒,似乎在这个小镇就和每天都得吃饭一样,或不可缺。于是有人传言,俄罗斯人喝酒居世界第一,互助排名第二。幸好两地相隔甚远,如果这两处的人打擂比酒量,还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呢。

曾和朋友吃饭,席间谈及酒,他说:晚上喝点儿啤酒,在头脑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时,忽然之间就会激情澎湃,灵感纷至沓来。挥毫而起,文字一个个往外蹦,于是一篇好文章应运而生。闻言,我一下想起唐代“诗仙”李白,豪饮高歌,以其丰富的想象和饱满的情感,挥笔写下巅峰之作《将进酒》。我不善饮,自然无法体会其中的乐趣了,但生活中身边不乏善饮狂喝的文人墨客,这应该算是酒文化的奥妙了吧。

看着墙上的百酒图,颇有点意思。酒,是水和酉的组合。在甲骨文中,酉字形像是酒坛或者古人盛水的杯盏。有的酒字倒着,

貌似在说:“坛坛不倒我不倒!”还有个酒字,酉字中间是空的,是否寓意酒海不干呢?

“青稞,站在高处的青稞/是一群铮铮铁骨的高原男儿/威风凛凛地站成让人仰视的风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度/以烈酒的品质,绽放生命的奇迹”。当青稞以水质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成了“酒”这种独特的饮料,如不贪杯,轻酌慢饮,亦能养生。

“月下独酌,曲水流觞”,今夜,你醉了吗?

